



程史卷第十二 十三則

相臺岳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
一時士大夫畏罪籍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走
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
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亦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
夜即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
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
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猶能食熊
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
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
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
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
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
不可乃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
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
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
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
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

秦檜擅權久大誅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
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以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

汴亟命之一可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檜猶自心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但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
饋食中實肉笑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
問曹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閤屋仰
絀之使視椽椳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臣異謀遂得小槌
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靨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

作以

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
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為大夫人憂
不敢明言忽外間報 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
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眾環睨縮頸忠獻
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
猶未出語曹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蹙頃刻之間
堂序權聲如雷王盧溪在夜即郡守承風旨待以囚
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恠
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

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
二十年興措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役家在天台
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紀
之與夜即守略同是知擗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
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

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
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
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
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
聞之狗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
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
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
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

批虎帥
之字
疑作以

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
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
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
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
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
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
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
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

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恠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世
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
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
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
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

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膾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間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爲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冒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攫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教于

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風導繩通中急趨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合直一瞬耳又它日以

贊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

晚方田時蓋

徽祖始

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

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劔勢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撥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又故取諸

常使又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又益明習 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負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

疊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
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隨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
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醜賞累
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 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
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
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疊疊論事敢於廟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 東宮春坊陳
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顯訴陳女利
其富死有寃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

大理左右有為之地者 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
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必存 國法為 子
孫萬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親援有起廢意
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 聖德後大臣或指二
言之切為賣直 上不聽 諭少融曰 朕自喜給
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三謙仲蘭丞宗正進
對曰今日不欺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九擊搏不畏疆禦馴致大
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專阿封即墨之風焉至今士
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為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德安守寵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為安陸宰實為其僚晁好飲而敢為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枘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卧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

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此忤忤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

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漆無餘往往玉石混
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揚誠齋二詩
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
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
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
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
鴻海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汴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
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
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
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恠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
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
如何

金鯽魚

今 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
青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
肯言或云以闔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
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
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

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成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 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 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嫩地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

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 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 賜號洞微先生蔡條 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 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 徽祖嘗召之入禁籞 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

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
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
臣法鑄鑑冬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
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徹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
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
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
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
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
剡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第十二

程史卷第十三六則

相臺岳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
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
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
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
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
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
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

世目人
之人當
作州

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
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
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
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
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申之官樓玫瑰見之為作詩
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
何罪一斤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
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闈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
紙勾竒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
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世記
毋以范
滂事
劉元城

世切子
即秋房
也實名
治

巖汝南范益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毋曾啓問
百謫元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
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
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
玫瑰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疇
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
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
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
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
遂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且州老子筆

批寧志
作安

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
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曾蟠萬
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
千金不當疇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
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
不幸爲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
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吊此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
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
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

批此當
作二期
當作下

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樓成樓拾遺不逢東道主
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
窟老色上面懼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
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
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
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
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爲
好刻此書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
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

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

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
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網已陵夷况復王
風降故宫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
以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網西

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
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
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
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
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
蒙八曰朱光編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

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
本絲絲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
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
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巳大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燹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
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
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

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
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
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
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
灑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
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

批此老
看破處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詐
能安十六日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
為我焚其書十七日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
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溥風
反淪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日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

批辭嚴
義正

批謂勤
學讀書

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者多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靡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
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日哀哉牛山木斤
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
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日玄天幽
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
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辯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
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馳騁今
古剗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

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 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迺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 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黷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

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批任有小醜集行於世後又有淵聖外遊疏文二道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 高皇淵嘿雷

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伏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丞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

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頽公雪耻輒陳
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
為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
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
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
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
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遠政府樞廡之

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
已憎踈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
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
除重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一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
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
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之
朱雲之請劔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
功務曲全於體兒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

此胡邦衡斬檜疏後不期復有此文不語薄之自是篇四六諫章耳

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巨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日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寔隆故四海之責望允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鷓鴣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

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諛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衰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揚誠齋為之序仕亦不大顯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斲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

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
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
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
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
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舞歎咤以
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闕
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
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教
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
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
覺葉意知其有贖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
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泚履琴而問葉曰琴之
媿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
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
朝爲 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
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
爲贖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

志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彊薄醕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媿隨輒取羸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晝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醜集

多用之 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以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怨通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

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
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
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
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頰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
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相臺岳珂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
肅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
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
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恩
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
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
借讀其書動色旣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

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
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
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爲
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
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徐具申御史臺乞
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寬黜遂出知秦州鄒道鄉
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
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中
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爲首
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

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 調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
凜凜有生氣余卅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
壯它日氣節此書與馬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
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
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
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
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
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

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 聖主不得聞其
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權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
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
者可見矣權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
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
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
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
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 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
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
誤吾 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 熙

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
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
壅蔽人未敢議它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
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
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
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
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
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閣下欲辭其過可乎權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權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

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 東朝所以尊 人主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 人主察孤臣之盡忠 欽聖知忠言之有補 毋慈 子孝 主聖臣直此 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 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 主上念 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

瑾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
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
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瑾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
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
蓋與此互見始末讐諛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滌潏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
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
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

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
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
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
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
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
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
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
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竒公所壘當時二
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
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與往來透玉趾笑

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曾胃江頭風波幾劇蕩
斷岸奔峯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抵此細石吹不
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矻矻何
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之斂袂
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抵君不見
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蜂蟻漢大將軍親閱
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羗茸茸落
牙齷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
著雙手建五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
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

猶猴坐御床孰眎天王出居泥既不能躡穿膝暴秦
玉座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
地淋漓流血髓羨它安晉温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蠶
八年嫪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
髮離離未止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二矩
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
龍泊旬始滔滔陳法有如許智者合是愚者蔽此圖
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爲前距狄笑之制
勝於茲亮其豈尔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

批逆雜
謂麟倪

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宸可憐阿任財女
子而伐未削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
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爲於此
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剝聞逆雛犯淮泗 陛下
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
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猓猴太癡絕
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先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紀
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聞獻賊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
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
風竒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迺翁醉醒聊作竹
枝曲乞與欵乃歌巴童喻三峽人 靖康初爲祠部
外郎僞楚之僭集議祕省簪弁恠帽喻獨捫其髭曰
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
十四卷它詩文峻恠擬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
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總司緡
錢七卜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前宣臺檄余往
時銜旗深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慚行文移峻

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
入于淮天方暑夜碗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
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
獨餘軍學宣聖一殿歸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
迂玉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社
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舷幾入水
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
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而高城不覺址以
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廳事後有屋三楹
榜曰金蘭堂方積筈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

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
衛宇耳虜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
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修既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爲之潸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
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
餉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
之人旦莫給飯二盂沃以炊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
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磴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
近地多智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

世實疑
作秦

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喝甚不復能勺
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
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
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
不懾者爲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
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上石甃洞作兩
門中爲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
左其社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

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
今和州土碼碯也和之產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
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
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
出隱柱而觀燁然是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
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
龜硤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
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
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
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聞郭

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陴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奔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

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焚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攻空自斬縣歸入城少

憩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
屋者皆桀石以投入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孛董者
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不可何愛一夫而不脫萬衆之
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
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
柰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
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斃之俊邁有二馭者忘
其名實在旁不能抹泣而逃虜既得俊邁折箭爲誓

啓門以出二將猶勦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
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
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
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
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它日 朝廷欲勿行
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
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
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
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聞
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牋汝翼倬俱薄謫湘

湖間意淡熄矣君亡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即
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
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寃丘樞訊焉
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
之弟僕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未寧得罪而怒實不知
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
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
不如姑已僕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
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弃市從者
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

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捕帥揚
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
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愧
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僕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沒入之僕蓋
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
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中
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蕲猶力戰獨以一
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
課屨一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

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
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鞠賊罪兼旬而竟僅
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
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道莫可致
詰倪倬僕皆棟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
溢進不知量墮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四

程史卷第十五八則

相臺岳珂

淳熙內禪頌

中興 三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
逢 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
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
作 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
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
上帝簡在 宋德誕集 大命于我 藝祖厥初造
草昧 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躋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
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 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
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
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
絕今古焜燿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步用艱犬羊外陵
狗鼠內訐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 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灑掃函夏復壽 炎錄
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
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 壽

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改慮 我則闡之俾益
光 聖治無所事改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
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 我與問寢明星在天 我
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
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爰釋 大位 高宗神
孫伊我 聖子 我是用禫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
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槽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
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
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
是仍亦以授禹由妣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

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
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洛水滋傲才者十
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
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
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
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
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
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
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
易唐嬖變而妙惟械于位塵塵釋厥負乃若為天子

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

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

今宏休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

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

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

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

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淪之芥其不
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
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為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
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
惟千泯泯焚焚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
視我 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宵嚴 彤
廷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

寶界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 壽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
孰發之念我 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
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為誰
繫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孳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閑閑 聖
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
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孔艱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
其首既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毋刻

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
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
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 壽皇爰及 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
式克至今 藝祖 高宗 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 帝開明堂百辟
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禫于華華逮陟方俾夏
建厥家孰如 高宗及我 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
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

孰如 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 皇上治
益底厥極 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數萬姓謳歌于室
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
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
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
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
文之士亦不出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

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 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

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竒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 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
氣鄧洵武爲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
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
丞者曰縮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
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
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
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
之縮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洵武蓋其子
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
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

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爲條
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
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臣尚不忘
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爲上
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王
色愀然亟命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
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
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列
于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密
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

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
厭之縮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縮操心頗僻
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
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
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
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
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杖

批所欠
作不克

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且魚腹
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
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
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
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良議命

蜀有楊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
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
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
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
者莫加焉目曰劔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
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
火火且自生生不生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
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具辛
亥其日己巳四益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
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
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
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輔萬物一橐籥孰可

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
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
其用弗可一陽將萌豈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鄉祖洽來
餉軍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益而丁
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
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旣而
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蓋

方晉未艾也

欽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
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
訃聞 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
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
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駟哀
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
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

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
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 兩君義不戴天扣九關而
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
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爲生靈已
深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
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
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卅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

批二疏
文甚奇
偉讀之
令人感
泣真可
謂筆端
有口者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 大
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羣生於塗炭皇
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縵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
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踈渺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
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為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
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
珂固嘗書之義不忘 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

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
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脩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
士第為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
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
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醮敬子
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客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
為師措詐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

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
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風塔閉
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
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乘
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
遁去城闈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 詔
免所居官敬子旣歸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
今彛制爲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
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 嘉定辛
未 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 朝懼越其分請
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
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陽敬子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
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
乃在山上驛書聞 朝廷 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
燕兵端釁自侈 上心向闡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
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

復作輟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
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
實以不害聞 天意遽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
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
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
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姦阿患得之心蓋已
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棟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
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撻者一日

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恠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爲
卧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
過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子生西
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
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爲隨軍漕
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
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爲不誣也倬旣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澤傳師為法曹好譴適
在坐謂人曰此滯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
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
錢東巖之門不佞似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
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第十五終



